

白胡子陆爷爷

□王其康

现在人民东路的“盛和花半里”小区，是原南通市催诗小学所在地。“催诗小学”在20世纪70年代前，誉响东郊。催诗小学校三面环水，校门前有条小河经过，河上有座桥通往学校。站在桥上往下看，只见河水清澈见底，伴着水草静静地流动。绿色浮萍，随着微风起伏，自由的飘动。清水中可见鱼儿，在水中快乐嬉戏，它们黑色的背影，在水草下、浮萍中游来游去。偶尔有野鸭子游弋在河的中央，“咕、咕”地叫着，时而高亢，时而喑哑，一会儿钻进水里，一会儿又冒出来，觅食小鱼。还有那栖息岸边树上的各种小鸟，叽叽喳喳，欢快地叫个不停。催诗小学的乡村美景，能在我古稀之年，仍记忆犹新，那是因为，我的母亲自1954年起，就在此任教，长达几十年。从我七八岁起，每逢寒暑假，母亲总带我到学校护校值班，那是我最开心的一段时光。催诗小学不仅有与城里不一样的风景，还有一位白胡子陆爷爷，也是我难以忘却的。

第一次随母亲去学校值班，大约在7岁光景。刚进校门，一位蓄着长长白胡子的爷爷迎了过来。母亲让我叫他陆爷爷。老人摸着我的头，微笑地对母亲说：“王老师，这是你大儿子吧，好清秀呀。”说着他自个儿先“哈哈”地笑了，白胡子也抖动了起来，很有趣，我也跟着笑了。那个年代，除了在连环画上，我看过关公蓄有长胡子外，从未在周围见过有这么长胡子的人。我好奇又胆怯地伸手碰了碰他的长胡子。陆爷爷和蔼地弯下腰，拉着我的手，让我摸了个够。那白胡子约有我3个指头长，软软的不戳人；白白的，梳理得干干净净。我一下子喜欢上了。陆爷爷对母亲说：“王老师你忙吧，孩子交给我。”

陆爷爷带我四处转转。我看到了他为学校栽培的各种瓜果蔬菜，有红番茄、绿丝瓜、大西瓜、黄菜瓜、紫茄子，更多的是白菜；还看到了他养的一头猪。那猪的肚子滚圆光亮，吃饱了躺在圈栏里呼呼大睡，双眼半睁半闭，懒得搭理人；又看到猪圈边，有几只鸡在觅食，另有一只母鸡在窝里生蛋，喔喔叫个不停。看完后，陆爷爷带我到学校后面的小河去抓鱼。他手握一根竹竿，竿头上有个爪型的鱼钩，竿尾有根绳子，吩咐我抓紧别放。陆爷爷两眼盯住河里，像鱼鹰似的，说时慢，那时快，将竹竿射向了河中央。随即，他让我立刻收绳，不一会我将竹竿拉上岸，竿头上真戳中了一条鱼，我高兴得又蹦又跳。接着，陆爷爷在菜园摘了些瓜菜，在鸡窝里掏了几只蛋，将鱼杀了，到厨房煮饭烧菜。陆爷爷手把手，教我怎么往灶膛里添加柴禾。我们爷俩边干活儿边聊天。陆爷爷对我说：“你母亲是位好老师，教书好，学生升学率高。”他还说：“你母亲待所有学生平等，还经常家访，不分贫富，家长们都对她满意放心。”陆爷爷又说：“你母亲不嫌弃我这个没文化的孤寡老头，照顾我，帮我缝补洗衣。有次晚上我肚子疼，你母亲与其他老师立刻用拖车，连夜送我到医院，诊断是急性阑尾炎。多亏送医及时，没化脓穿孔，手术后恢复很快。”陆爷爷边说边干，有水溅到白胡子，他马上用毛巾擦干净。不一会儿新鲜可口的几个菜烧好了，香气四溢，这是我在那个年代，难得吃上的一顿好饭菜，新鲜可口。

现在回想起第一见陆爷爷的场景，仍那么清晰。催诗小学的老师们，有这么一位以校为家的校工真好，他想方设法地利用各种空地，种植了那么多新鲜瓜果蔬菜，养猪养鱼养鸡，极大改善了教师们伙食，真是修来的福气。母亲在家里常与我们念叨陆爷爷的好，有时逢年过节也惦记陆爷爷，如中秋节、春节，会给陆爷爷带些月饼、圆子给他，相处得犹如父女俩。在我20岁前，家住在寺街北的育婴堂巷，没少见到陆爷爷。他不时会从学校步行十几里，来家里串门，乐呵呵地拎个四角篮子，里面放的是四季新鲜果蔬。但20岁后，不怎么见到陆爷爷了，听母亲说他过世了。白驹过隙，时光荏苒，悄然间，我也是银丝替代了乌黑亮发，成了白胡子爷爷，但陆爷爷在我心中从未离去。

去年我在拙作《岁月有我》一书中，记叙了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。无巧不成书，一位陆姓的老友，阅读此书后，打电话告诉我：“你写的陆爷爷，我知道。他是苦人家的伢儿，从小被我长辈收养，后来就随我家族姓了陆。解放后，政府安排他进了催诗小学，一直当校工，直至去世。”原来如此，陆爷爷的善良，源自他记住了别人对他的爱，又将爱回馈给社会了。托尔斯泰说过：“若心地善良，就一切皆美。”陆爷爷不仅胡子美，心地也很美。

玉兰一瓣

2021年8月18日 星期三
编辑：严晓星 组版：李亚文 校对：姚巍

江海晚报



秋草

胡恭武

黄花散金万事不候

□明前茶

程月万万没有想到，在她上学的第七年，爷爷奶奶忽然准许她不必跟到地里摘黄花菜了。要知道，在湖南祁东地界，黄花菜的种植是每家每户的经济命脉。农家孩子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，清晨4:30就要跟着大人下地摘黄花菜。此时，黎明尚未到来，野蛇最活跃的时间已经过去。爷爷奶奶硬下心肠，把睡眼惺忪的孙儿们强行叫醒，敦促他们穿上长衣长裤，以及长筒胶靴。与大人一样，孩子的头顶上也要扣上雪亮的头灯，这样，在幽暗的地里才能看得清黄花菜纤细的花苞。采摘时需要左右开弓，争分夺秒，每揪下一把花苞，就要丢进身前的竹篓里。摘满一竹篓，就要跑到田埂的尽头，把花苞倒进大竹筐里，要跑着去，跑着回，动作稍慢，暴脾气的大人就可能发飙了。

程月穿好衣服，戴上头灯，脑袋上、脊背上已经出了密密麻麻的一层汗，浑身都发起痒来。黄花菜收获时，湖南到了酷热时节，堪称“小暑大暑，上下蒸煮”。黄花的花苞，一批又一批地冒出来，只要气温过了30度，很快就会绽放。一旦花开，营养成分就会大量流失，就不能食用了。因此，花农们都要赶在早晨10点之前完成当天的采摘工作。小孩子仰着头摘，大人扶着腰摘，半大的少年一面摘，滚热的汗从眉毛上流下来，把眼睛都辣红了。程月一直是家里的好帮手。不过，她也曾因眺望平原上的日出，被爷爷在脑壳上轻敲一记，爷爷提醒说：“你一个小伢崽，比奶奶摘得还少。早点摘完，回去还要抢着把黄花菜蒸熟杀青，不然的话，等花苞一松，就卖不出好价钱了。伢崽，爷知道你辛苦，谁叫你落在生在种黄花的人家？”

虽然，靠着程月父母外出打工的收入，家中的房子已经翻建好，但那几乎只是一个空

壳子。要装修，要添置家具，要给孩子们准备书架和电脑，都要靠黄花菜的收益。因此，爷爷虽然疼爱程月，但只要她在抢收黄花菜的季节有半点躲懒行为，爷爷就会脸色阴沉。

因此，当奶奶跟程月宣布，今年不要她来摘黄花菜时，程月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当地人有一句老话，叫作“黄花散金，万事不候”。意思是黄花菜成熟的时候，万事都要为收获让路。而今，程月可以去乡镇上的留守儿童启航学校过暑假了，这所寄宿学校的宗旨就是要在寒暑假替代父母的部分职责，让留守儿童们摆脱无人看管的窘境，以及下田劳动的苦役。孩子们被集中起来，广泛阅读，鉴赏优秀影片，学习打篮球、打乒乓球、游泳等基本的运动技能。学校还建立唱歌、画画、弹琴等不同的兴趣班和兴趣小组，由长沙城里的大学生志愿者，担任授课老师。

怎样让年迈的监护人愿意把孩子送到启航学校来过暑假？学校的陈校长甚至去动员经商的发小回老家，开厂做槟榔芋的深加工。陈校长说：“种槟榔芋所花去的人力，比黄花菜少得多。大的槟榔芋可以长到三公斤左右，切开芋头，可以看到白色芋肉中有紫色的槟榔花纹，口感很好。这么大的芋头做薯片可是一绝，也可以做芋头粉。我看无论是冰激淋行业还是糕点行业，都收购芋头粉呢。”发小仔细调研后，问了陈校长最后一个问题：“你为啥要动员农民把一部分黄花菜地改种槟榔芋？这明显超出了你做校长的职责范围。”

陈校长想了想，说：“你还记得咱小时唱的那首童谣，‘黄花散金，万事不候’。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解释孩子们的成长。他们也有一个含苞待放的黄金阶段，错过了这一黄金阶段，我们的孩子与城里娃的素质落差只会越

来越大。城里的孩子暑假四处旅行，参加夏令营时，我们的孩子却在黄花地争分夺秒采黄花，当黄花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大，价格却越来越低，我觉得，是时候将孩子们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。他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拓展自己的眼界，也许等他们长大成人以后，回到这块土地上，会像你一样，做出更大的贡献。”

于是，槟榔芋的加工厂在几个月之内就在这块土地上矗立了起来。在乡政府、农业合作社和陈校长的共同努力下，包括程月爷爷在内的农户也答应将一部分黄花地改种槟榔芋头。程月暑假中得以前往启航学校，在空调教室里加入合唱团和乒乓球队。

在黄花菜收获进入尾声的时候，田野中的一大块黄花菜地，被平整了出来，孩子们就在那块土地上向爷爷奶奶们做汇报演出，他们的童声，像蜿蜒曲折的流水一样，时而明亮，时而深湛幽暗。他们唱道：“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读懂我的心事？能否看见那仰望的人，心底的孤独与叹息。”他们吟诵：“苏东坡曾经写过一首小诗，‘萱草虽微花，孤秀能自拔，亭亭乱叶中，一一芳心插’。他所说的‘芳心’，就是母亲的爱心。我已经186天没有见到妈妈了。每当看到这六瓣黄花，我就想我妈妈。”他们手持开放的黄花，轻轻摇摆着上身，以优美的和声，唱出了自己的希望。这些沉闷寡言的孩子，如今就像程月一样，有了明朗的笑容和欢快的语气，他们敢于表达自己的愿望，他们已经明确自己未来所要走的路。陈校长看到，坐在小板凳上看表演的爷爷奶奶们擦起了泪，这是欣慰的泪水，也是恍然大悟的泪水。歌声，成为祖孙两代人理解与谅解的桥梁，它让这些在泥土里打滚了一辈子的老人家明白，孩子们渴望的幸福，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。

北京鸭

□墨牛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那一带乡村的村民都爱养一种黄嘴黄脚蹼、浑身毛雪白的鸭子，他们管它们叫“北京鸭”。

我爷爷也养了七八只北京鸭。每一天的清晨，爷爷将它们从鸭棚里放出来的时候，它们呱呱呱呱呱噪着，用各自肥硕丰满的身躯相互挤来挤去，挤出鸭棚的窄门，挣脱一夜的黑暗。

清晨的空气里潮润润的，太阳光还不热烈，太阳似乎也愿意接受这点水气。鸭子们也很满意这样的天气，立刻不唠叨了，昂起脖子，伸张筋肉，向着河边走去，煦煦然很自得的样子。

它们一行七八只，前前后后，摇摇摆摆，乱中有序，那副雍容雅雅的样子，让人生出一丝欲羡。

到了河岸边，它们一个一个“扑通扑通”扑向水面，把头和脖子扎进掀起的涟漪中，扎下抬起甩水、扎下抬起甩水，大概是一种欢快

的迎接新一天的仪式。

北京鸭好看，雪白雪白的，我在岸边看它们。它们往前游，我在岸上跟着走。它们在岸边啄水草食鱼虾，我就蹲着，捡些土坷垃丢过去逗它们。它们倒是处变不惊，不慌不忙地散开。

春去夏来，秋尽冬至。白白胖胖的北京鸭们始终快快乐乐的，摇摇摆摆岸上走，悠闲闲水中游。

但是，严冬来了。小时候的冬天特别冷，河里的冰结得厚厚的，我和小伙伴们时常在冰面上从河的这边走到河的那一边。每天清晨，脚伸进鞋的那一刻是最痛苦的。脚后跟上的冻疮，总是因为要把脚塞进挤脚的鞋子产生摩擦而一次又一次开裂，痛随着那道裂缝深深入骨……我恨冬天。

鸭子是不怕冷的。它们有雪白的厚厚的羽毛。可是我们那几只鸭子大概也是恨冬天的，更是恨河水结了冰的冬天。我总是追

芬芳一叶

赶着它们，把它们逼上滑滑的冰面，看它们的大脚蹼在冰面上一拍一滑、一滑一拍……它们一定尤其恨我，像我恨冬天一样刻骨。

唉，那几只雪白的北京鸭要是还活着，我一定对它们说一声：“对不起，原谅我吧，好看的北京鸭。”

为了表达我对它们的歉意，我把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一期《人民文学》上读到的一首儿歌背下来，直到现在，从未忘过：

鸭鸭去卖瓜，
赶集走了一里八，
回来走了一里九，
没有找到家门口。
看见花狗喝醉酒，
他说叫他往回走，
一里九，往回走，
走着走着变成扭，
扭到家，叫嘎嘎，
爹妈见了笑哈哈。